

## 《記得的，遺忘了》

### 1.

外婆幫我取了名字。姊姊是巴奈。我是惹法。稻穗和清晨，是我幼時唯一認識的兩個阿美族話。

我是在夏日尚未來臨前去找媽媽，走出瑞穗鄉的火車站，看見她一個人靠在鐵欄杆上不知道想些什麼，她獨處時經常露出一種凝視牆壁裂縫般的眼神，思緒彷彿跌入我無法理解的空間裡，每次看到這樣的眼神，我心底就會有一種無法說明的哀傷飄散開來。下一秒，媽媽注意到我，忽然像個少女一樣跳起來朝我揮手，長期被太陽曬乾曬黑的臉龐笑著都是皺紋。

她手上拎著在路上買的魚和青菜，很高興說要煮給我當晚餐。我和她一路散步回外公蓋的老房子，外公是在我出生的同一年同一個月份去世的，那場葬禮我沒來得及參加，因為我還在媽媽的肚子裡。

媽說我非常愛哭，我常想大概是還沒出生就已在子宮裡嚐到媽媽和外公分離的感覺。

在老屋住了兩個晚上，記憶裡小時屋前那棵麵包樹現在還在，乾黃寬大的葉子一片一片落在水泥地上。黃昏，我蹲在門簷下乘涼，順便驅趕蚊子，空氣裡隱約漂浮著過去的光和影。夜裡躺在床上，老屋潮悶的氣味十分熟悉，黑暗中腦海存放的景象特別容易喚回來，畫面裡夏日的味道很濃厚，大概幼時我回外婆家多選放暑假的時間，和表姐表弟在屋前小徑奔跑、清澈小溪溝裡玩耍、偷採農家種的百香果，午後的南風吹來，吃著酸甜的百香果站在後屋向門外望是一張綠色的水彩畫……，當晚，我就在這樣緩慢節奏中漸漸睡去。

而記憶是一隻活的螺旋鸚鵡殼，順著時光流逝不斷分泌石灰質壁製造一圈一圈的殼室，身體隨著海洋潮水載浮載沉。我想，不管生活在何方，時間如何推移，過往時光似乎永遠不會遠去，它像一層一層鸚鵡殼室無形地黏附著我，總在剛要忘記的剎那，稍回頭忽然憶起。

### 2.

她經常在半夜醒來，有時記得自己做了夢，有時不記得。看了一下躺在身邊的陳明峻似乎仍在熟睡，她決定獨自起床。

整張落地窗外陷入深沉的黑暗中，她從冰箱拿出咖啡豆和牛奶，按下咖啡機的按鈕，在等咖啡煮好的過程裡，她站在後陽台上，陽台的欄杆外是一整片山坡，至於山的名字，她在新店這裡住了兩年還叫不出來，整片樹林似乎也陷入深沉的黑色睡夢裡。

新店溪在不遠處的山坡下順流而過，她在這一頭是聽不到河流的聲音，四周靜謐的氣息似乎正悄悄計算著時間的流逝，像夜裡走出新店捷運站路過碧潭橋望著底下的河水靜靜淌過。屋裡餐桌靠牆的上方掛著一張達利的複製畫，她倒咖啡時瞄了畫一眼，畫裡三支錶似乎因腐敗陷入垂軟，左下方錶蓋裡聚集一群慢爬

的褐色螞蟻，緩慢地啃食，剩下時間的記憶在荒蕪的空間裡無形蔓生。

咖啡的香氣從餐廳放置咖啡機器的那方漸漸瀰漫。那一天，那樣的早晨，她在阿林住處的餐廳不小心撒了一地的咖啡豆，緩慢滾動的狀態像這畫裡慢爬的螞蟻。她和阿林一顆一顆撿進罐子裡，他對她說：「一天不喝咖啡，一天就無法開始。」

關閉的美術館，就著窗外微弱暈暗的黃昏光線凝視牆上的畫。她許多次試著想告訴阿林認識他的感覺，像在突然關閉的美術館，兩人不急著找尋出口，卻安靜凝視著牆上的畫。不再見阿林以後，他的臉孔在她的意識中漸漸模糊，他的聲音和手指卻像褐色的螞蟻爬在連她都無法探測清楚的某塊暗處心底，那輕微的搔癢緩慢的移動使她隱隱察覺安穩生活裡的細微不安。

有好幾次她答應阿林會去看他演的那部電影，即使他說他只是客串出現在鏡頭裡不到 50 秒，電影裡他告訴一時迷路的女主角前面路口向左然後一直向前，之後他就在大雨磅礴的街上背對著觀眾離開，再也沒有回來。

她是不再見到阿林之後才去電影院的，九十分鐘的電影就為了看他對女主角說前面路口向左然後向前，螢幕裡雨不停不停的下著，她一直坐在原來的椅子上，感到那些雨絲似乎下出了螢幕落進這邊的電影院裡，冰冰冷冷的空調，她腦中什麼也沒想，直到室內刺眼白花的燈突兀亮起，隔著一個走道有個男高中生穿著制服身了一個懶腰說：「好悶。」

### 3.

生活的物質和糧食不再是問題後，媽媽還是會慣性說起二次戰後物質匱乏的時代。不到上小學的年紀，媽媽就到花蓮玉里較富裕的客家人家裡去幫傭，她在那裡學會說一些客家話，後來結婚住在台南認識一些鄰居也學會說福佬話，我們住在台南二十年間遂很少聽到她說起阿美族話，她沒有說的對象也不會教我們任何一句，一年一次的暑假她帶我們回外婆家，她有些阿美族的語彙似乎忘了，和阿姨交談一性急就自顧亂編一通，我聽不懂一楞一楞地以為她們在用阿美族話交談，結果阿姨卻也一副聽不懂的模樣，咧嘴嘲笑媽媽怎麼在胡說。而我和外婆溝通有困難，因為外婆會說阿美族話和日語，而我只會說國語，我遇見她就傻笑，兩個人日常問候都有困難。外婆跟阿姨說要幫我取名字，我是惹法，清晨的少女。姐姐是巴奈，豐收的稻穀。大舅舅叫馬太，後來才知道是聖經裡的人物。表姐教我一些零星的單字，例如豬、狗、吃飯、笨蛋。

我討厭香蕉。可是媽媽說小時候有一次幫傭把賺來微薄的錢拿去買一串香蕉，珍惜著小心翼翼地吃了一條，幫傭的期間很忙碌沒機會吃，她睡的地方只能容身沒辦法藏食物，她只好把其他捨不得吃的香蕉藏在玉里和瑞穗間路途的草叢裡，心想等到放假後順道帶回家，卻沒想到終於放假再回到那座草叢時，隔了太久香蕉都腐爛了。媽媽平淡的語氣說起這段往事，然而眼神裡仍藏不住感嘆自己身世貧困的哀傷。

夏日的光影，屋前蜿蜒的小路和路旁清澈的溝溪，媽媽的憂鬱，陌生的阿

美族話，全在記憶裡化成深淺不一的綠色風景流過我的血液停在莫名的深處。

很後來很後來，我才知道媽媽當年結婚前的心情，那年她十六歲。

「我那時候不想結婚。」離婚後，媽媽有次獨自來台北找我，床不夠大我們一起睡在地上，媽媽說：「我想在家裡養豬養雞，不想結婚，可是外婆已經收妳爸的錢了。」

爸爸其實也有自己的故事，國共戰爭結束隨著國民黨的軍隊來到台灣，在花蓮軍中一年過了一年，眼看似乎沒有回家鄉的希望，他在瑞穗鎮經人介紹和外婆談妥條件後決定娶媽媽。媽媽知情後顯得很不甘心，覺得自己像交換物品一般被賣掉，她曾試著躲起來，無路可去最後躲在鎮上唯一一家電影院，那裡一整季只播放一種電影，她躲在黑暗的電影院坐了一整天，腳踩著滿地的碎花生殼，咯咯作響，卻始終想不出逃婚的辦法。

「那天放什麼電影？」我問她。想知道是哪一部虛構電影的光影意外含有某塊媽媽這個真實且蒼白的故事。

「我不記得了。」媽說。

「爸爸到底給外婆多少錢？」

「就那麼幾個錢，會有多少。」媽不耐煩起來，似乎覺得我不同情她。

我們躺在地上，我不想要和她一起跌進黑暗的哀傷裡，那有時太巨大將我們擄獲，而我們未必能逃得開。只有獨自一個人，我的腦海才敢企圖想像，那一天那一年她躲在電影院裡的心情。當我和她面對面睡在地板上，我只能凝視著黑暗中媽媽的眼睛，她的眼睛，像樹上被夏風吹起的綠色葉子，一扇一扇，風吹搖晃，看著空氣，流失。總想我和她有著同一雙相似的眼睛。

#### 4.

921 大地震後，她到災區當心理輔導的社工，遇見一群拍紀錄片者，和其中有過點頭之交，算不上熟識。看他們肩上架起攝影機在傾毀撕裂的土地遊走，臉上露出一種難以言明的興奮感或者說是崇高的使命感，使她無端記起曾看過某個介紹猶他州沙漠的電視畫面，一群嗅聞出死亡和血腥的渡鴉從空中俯降地面，橫張黑藍發亮的翅膀在空曠寂靜的沙漠啃食，鏡頭裡渡鴉一張翅膀緊貼著另外一張，毫無空隙，完全遮掩躺在地面的動物死屍。記者、攝影師、文字工作者、紀錄片導演……她感到他們像那群渡鴉，而隨著時間流逝，當人們對於 921 地震的記憶愈來愈淡，渡鴉的數量在災區裡也跟著愈來愈少。

她有個心理輔導的對象是 16 歲的女孩，921 地震震垮女孩在深山的老家，黃土掩埋了她熟睡的父親和母親，她那晚在城裡工作雖逃過一劫卻和他們天人永隔，地震撕裂了她熟悉的土地，經過一晚劇烈的錯移，她找尋不到原來老屋的殘骸也找不著父母的屍首。

幾次聊天，她勸女孩回學校唸書。女孩說：「我不喜歡唸書，而且我也不知道唸書要幹嘛。」由於家境不好，女孩國中畢業就在地打工賺錢，以前工作是為了減輕父母的經濟壓力，現在工作則是因為不知道做什麼才好，女孩語氣無聊

說著，她看著她因在檳榔攤的工作指甲縫弄得粗粗黑黑的，話語裡那少女的靦腆，總無端使她想到自己的母親，無端的災厄生命的苦楚產生的那種韌性使她感到心疼，而女孩笑起來也一樣單純，一樣在笑聲裡含有一絲寂寞無奈的陰影。

她認識阿林，是因為女孩是阿林拍攝紀錄片的對象之一。幾次見面，她和阿林總是簡短招呼，印象裡他笑起來嘴角會故意笑得很開，打招呼聲音很熱情似的，大概他的身分，她一開始就把他設定成從台北飛來災區的一隻渡鴉，將他人的際遇編織成一則故事，結束後再去尋找下個屍首，她對他總難有太好的印象。

有次在台北遇見阿林，是在婦產科她剛做完檢查之後。醫師確定上週服用的ru486已讓子宮的胚胎組織徹底流乾淨，她做完檢查一個人走出醫院遇見阿林。他拍攝的紀錄片對象中有個婦女剛生了小孩，他來醫院探望她和嬰兒，那是早春太陽卻出奇的烈，陽光肆無忌憚曬在所有曝光物體的細微間，她試著維持鎮定卻不怎麼成功。阿林問她：「妳還好嗎？」

她沒有回答他，只是聳了一下肩。

「妳要去哪裡，我送妳去。」說完拉著她的手。

她不去看他的眼睛，只試著感覺他手拉著她的溫度，試著分辨和陳明峻有什麼不同，她感到自己的大腦在這一時刻變得很鈍，似乎被烈日曬得很扁平，或者她故意讓自己變得很空白，像陳明峻寄給她的一張紐約哈德遜灣的名信片，遠處隱約浮現的那條地平線沒有任何載重的能力。

後來，在車上她告訴阿林，說是懷孕，其實胚胎不比她小指兩個關節長，子宮裡一個小細胞卻在兩個月的生長過程悄悄掌控她的生活。她對氣味變得異常敏銳，即使擦過香水男人汗水和毛髮聞起來有時像有腥味的魚，她回家打開公寓大門卻可以隱約聞到後陽台種植的檸檬香蜂草隨風發散的氣味，有煙癮的她開始對煙味過敏……無法服用任何平日常含有咖啡因的飲料。如果說懷孕有什麼好處，大概就是她不需要靠意志力就順利戒菸這件事。

阿林沉靜聽著，沒有試圖打斷她突如其來的自語，只在必要點頭時微點著頭表示他正在傾聽，他沒有側過頭去看她，即使知道她說到一半忽然停頓下來那一刻已在哭泣他也一樣不去看她。

她感到有可能被阿林了解，但他怎麼可能真的了解？至少她有一種類似得到安慰的感覺，不是因為剛好這一刻是他在她身邊，而是因為這一刻他在身邊卻一句話也沒說。

## 5.

「他們經常在各地旅行，他們以販賣希望維生。」

從瑞穗回台北，在火車上看書，才看了第一句就把書闔起來。窗外的雜林、火車底下看不見的兩列暗黑色軌道，不整的石子，灰色淡藍的天空，安靜不出聲音的時光，昨夜不清晰的夢，腦中的年幼回憶，所有的一切皆在晃動，只有書裡一顆一顆的文字安穩釘在原地，它們總有時間等候我去翻看。

記得我還沒上小學，有天媽媽在工作的紙廠收到姨丈病危的通知，急著要

從台南趕去台東，她回家收拾行李帶著我一起，紙廠的老闆阿荷騎著偉士牌載我們去車站，我站在偉士牌踏腳墊上，媽媽坐在後座，阿荷從台南一路載我們去高雄搭車，沿途風刮著我的臉，媽媽和阿荷幾近無語，而我感到腳痠，好不容易騎到高雄車站阿荷幫我們買了車票，一直等我們搭上車才走。

後來和姊姊回憶往事，我記得的就是這段站在阿荷的偉士牌去高雄車站的往事；姊姊記得的卻是阿荷的太太來家裡找媽媽哭訴的往事。我們拼拼湊湊好奇還原當時的景況，猜想他們兩人是否相愛，結果總像片不完整的拼圖少掉關鍵性的幾塊。

「我感到他們好像要去私奔，只是我怎麼也在車上。」如今回想，我說。

「妳大概是拖油瓶吧，阿荷不會對妳多好，戲都是這麼演的。」姊姊會這麼說，也許只是妒忌我，因為她是老大，而媽媽認為她懂得照顧自己，只記得將我帶在身邊。

我們到了台東沒過幾天姨丈就因為胃癌去逝了，等參加完葬禮回台南，卻聽說阿荷和他太太準備將工廠搬遷到外縣市，他們全家搬走之後，我們鮮少聽媽媽提起過阿荷，直到好幾年我上了國中，才輾轉從鄰居的口中聽見阿荷因高血壓中風的消息。然而，媽媽那時似乎也沒有多餘的情緒，至少在我們面前，我們並沒有察覺出任何異樣。

我上大學的同一年媽媽決定離開我們，離開爸爸和台南這個家，我們和媽媽的分離不是瞬間被撕開的，是心一點一點地拉開了距離，等她再也不願回頭之後，我恍然回想起小時候她有好幾次離開爸爸的可能性，就像那次阿荷騎著偉士牌載著我們上路的情景，只是不一定每次我都有機會在車上。

## 6.

在紐約，四點天就漸黑了，冬季晴朗的陽光完全是溫暖的假象。她剛出機場坐上地鐵，慘白色金屬的車箱，漆成黑色或紅色的列車牆面加深這座大都會冷漠的印象，四周沒有人像她一樣東張西望，她發現同一節車箱聚集各樣不同膚色，他們各自以不同的語言交談，陌生的乘客與乘客之間並不視線相交，她感到自己對紐約太過好奇讓她看起來更像觀光客。

她在皇后區下車，到了朋友住處雪還沒開始下，雪一定是在夜裡下盡的，隔天早晨，她起床透過飯店房間那兩扇窗看見街道與屋簷鋪了一層白色的雪，天氣有些陰，細微的雪花因為無風的緣故緩慢在空氣裡飄盪，隔了不很久她接到陳明峻打來的電話，芝加哥機場因天候不穩所有飛機皆暫停起飛。

他們約好在紐約見面，安排了四天三夜的行程，這是一整年不見面兩人唯一一次難得相聚的時光。她沒來由的失望，感到一陣難以言明的孤單，畢竟她曾在腦中設想過許多遊歷紐約的情節都和陳明峻有關。

記得那天她單獨坐上地鐵穿越東河進入曼哈頓島，坐上前往 Staten island 的免費渡輪，在哈德遜河來回繞了一趟，從渡輪的窗口看舉著火炬的自由女神愈靠愈近然後愈離愈遠。有些人為了就近觀看將渡輪的門推開，寒冷的風無預警刮進

渡輪裡，她感到冷並且完全失去一種觀光客的興奮。後來，她依著旅遊導覽的資料去到東村一間二手書店，爲了不讓四周陌生臉孔加深自己的孤單，她專注找尋一名拉丁美洲女作家的英文書，蹲在以 A 與 B 作者字首書籍排放整齊的書架間閱讀。

「他們經常在各地旅行，他們以販賣希望維生……」她將書放回原處，已經擁有中譯本的她沒有購買的理由，她拿起這本書只想在陌生的環境找尋過去生活的熟悉。

夜晚陳明峻搭乘的班機到了紐約，他和他在朋友的住處會合，他蹲在攤開的行李箱前，他開口第一句話問她：「今天去了哪裡？」

「去看自由女神像。」她回答。

「好玩嗎？」他就問。

她注意他削短的頭髮摻了幾根以往未見過的白絲，他穿了一件她從來沒看過他穿的橘褐色條紋襯衫，她感到對他既熟悉又有一股說不出的生疏。夜晚即將入眠，她認出他的味道，聽說人類在興奮的狀態下會散發類似海洋的氣息，甲殼或魚類的味道，聽說是因爲人類是從海洋生物逐漸演化的哺乳動物，連血液裡的鹽分比例都和海洋相似。

黑暗中，她不覺得兩人特別興奮，而她的思緒分層雜亂，躺在對方的身邊，不像親密也不是儀式，像是想確認內在在某處不穩定狀態是否依然存在。

隔天，他們在地鐵裡迷路。從皇后區進曼哈頓轉車時陳明峻跳上另一班列車，她感到錯愕因爲這不是他們預先說好要搭的車，和他們預備要去雀兒喜區的方向也不一致。於是，他們在地鐵裡試著轉了好幾班車以便到達原先設定的目的。

在等 7 號地鐵的車站，她問他剛才爲什麼要跳上那班車。他說：

「看到車來了，就忍不住跳上去。」

「可是，我剛說了應該坐 R 線，你爲什麼要搭紫色那班呢？我說的話你都沒有注意聽嗎？」

他沒有回答，只說：「我就是不假思索。」

「可是，你都沒想到我們的時間那麼少。」

有個男人蓄著鬍子在地鐵裡拉手風琴，樂符像秋季豐收即興的樹下漫舞，有塊淺淺的憂傷是來自她心底的反射。她和陳明峻那個下午之後就沒說話了，她生氣時他不擅長以語言安慰她，她知道他弄不明白她內心翻轉的心思，那複雜像衣服從捲筒洗衣機拿出尙未晾乾的皺折。

後來，她想到他們分隔兩地各自工作和生活，他們共同擁有的時間不多，不完全是陳明峻的選擇。她在上飛機的前一天和陳明峻和好如初。隨後不久她回台北，隔了五個星期，她發現懷孕了。

## 7.

最後，或者是最初，媽媽終究還是回到花蓮的老家。昨天她對我說想用勞保的退休金向政府買下以前外公在山上常耕種的一塊地。我感到五十六歲的她似

乎又回到十六歲將出嫁前的那個少女，在生活瑣碎與瑣碎之間的縫細裡，在漫長四十年妻子與母親的角色裡，也許她最常回憶起的美好時光就是當初她離開的地方。

只要有空媽媽總會到山上翻土耕種，天色有些晚了，她說下次有機會再帶我去山上看那塊地。我們只到隔壁的鄰地採摘玉蜀黍，走在硬硬的田埂上，我笨拙地將乾黃的枝葉一根根剝開，發現大部分的玉米都爛了，聽說收成賣不了什麼錢，田地的主人乾脆不採收，任附近的鄰居隨意採摘。

我和媽媽愈走隔得愈遠，隔著一列列乾黃高大的玉蜀黍枝梗，我們看不到彼此的身影，我胡亂在田中亂走，採摘不經心，因不知道該往何處顯得悶煩。聽到媽媽叫我的聲音，叫我不走太遠，我站在原地答應她，回頭去找她，發現她手上拿了好幾根剛採下的玉米。

看媽媽熟練地在老屋前燒起柴火，拿出鍋子準備煮那些我們剛摘下的玉蜀黍，空氣瞬間飄散著香氣，我和媽媽坐在小凳子上安靜看著遠處染成昏黃的天色，有時我感到瑞穗的時間走得特別慢，時光緩慢沉澱，停留在老屋簷，停留在麵包樹梢，不遠處沒有整理的荒地，黃昏的公雞，遠處的山巒，還有我和媽媽之間。我感到我們之間有太多的安靜和太多的沉默，有時不一定是心意相通，而有時是，每當是的時候，我都很想親口對她說，說一些我對她的了解，但我大概缺乏練習，看著她的側臉我還是選擇了沉默。

「媽，下次我寫一個跟妳有關的故事好不好？」我說。

媽媽慣性害羞起來，不高興的語氣說：「我有什麼好寫的。」

## 8.

阿林打電話來的那一刻，她公寓廚房排水管堵塞，污水沿著牆壁和水管間的裂縫滲進屋裡，黃白色的廚餘漂浮在穢水上。阿林約她去看紀錄片的首映會，她聽到電話那一頭很熱鬧，她說她不能，排水管壞了。阿林的聲音十分沮喪，她知道他不明白排水管怎麼會比紀錄片重要。

她和阿林極少聊到生活細節，他們在咖啡館談學生時代閱讀過的《異鄉人》，男主角在母親的葬禮上沒有掉淚，隔天就照常生活約會看電影，她告訴阿林她曾有過相似的經驗，大學三年級在接到父親中風住院的消息那晚，照例和同學一起去棒球場看棒球，記得是統一和兄弟的球賽，統一贏了。

他告訴她一部伊丹十三的電影《葬禮》，男主角在辦父親喪事的期間和情婦偷歡，而他的妻子則在後院盪鞦韆。

他們談論許多不曾謀面且早已死去的人，事，物，就是不去談論自己的生活。她沒有提及七月陳明峻在美國課業告一段落將會回台灣和她結婚，那是她決定拿掉孩子時和他約定好的。阿林也沒有提起他在片廠的那位演員女友，還是有次她去找阿林發現女人從屋裡出來，認出女人是個電視連續劇的演員。她曾閱讀過一篇有關女人的報導，女人說起傾盆大雨躺在柏油路上演死人的經驗，那是她第一次演戲，水不停灌進她的耳朵裡，她不知道該怎麼演一個死人，因為她從沒

有死過。她看到最後一句話忍不住笑了起來。

她和阿林不提及彼此的感情生活，只有一次阿林說他沉迷在煙、酒精、咖啡和影像的世界裡，從來沒想過要結婚。他們繼續在咖啡館裡聊梵谷畫的星空，紐約骯髒的地鐵、鴿子與非觀光客，電影，大量的已死導演的電影，甚至討論從西藏逃出的達賴喇嘛，當然還有夢，就是不談自己。

她最後一次去阿林住處，他們做愛，躺在床上抽菸，她感到過去聊過的所有話題那些抽象符號那些細微的話語，這一刻微不足道填滿在靜謐的空氣間。她感到沉默將會使他們的分離突顯沉重，於是她說：上次我看書，發現吸菸代謝咖啡因的速度比不吸菸的人快 50%。

「妳說這個做什麼？」他問。

「只是想打破沉默。」

後來阿林載她回家，新店高架橋旁有一間飯店叫加州旅館，他隨性哼起 Eagles 的歌，有些人跳舞是為了回憶，有些人跳舞是為了遺忘，我們自從 1967 年就不再販賣烈酒飲料……

她感到生活裡有一種狀態記憶會短暫流失。像夜晚睡前她刷過牙卻又回到浴室擠牙膏，張嘴看著鏡子裡的自己才忽想起已經做過，有時她要開闔冰箱兩次才能確定自己想拿的東西，有時她忘了陽台的檸檬香蜂草早晨澆過水了嗎。

另一種狀態記憶似乎選擇暫時遺忘。她感到她像站在一座橋樑上，是生命一段與另一段的過渡，而她和阿林認識的這一場只能在遺忘裡回憶。

## 9.

時光在火車恍惚搖晃下漸漸流失，到了台北，我在沒有天空的地下道穿進穿出，人群和我疏離擦身而過。這裡流動的模樣和花蓮的沉靜呈現巨大相異，去花蓮一趟，是自我認同的矛盾促使我對消逝的過往探尋，而我感到生命中大部分的往事已在不知覺間遺忘，只是有些細微如陽光篩過手指合攏兼那樣繫縫的事物在流失的歲月中，含著此時春季特有的溫度隱約呈現。我記得……我們不是經常這麼說嗎。